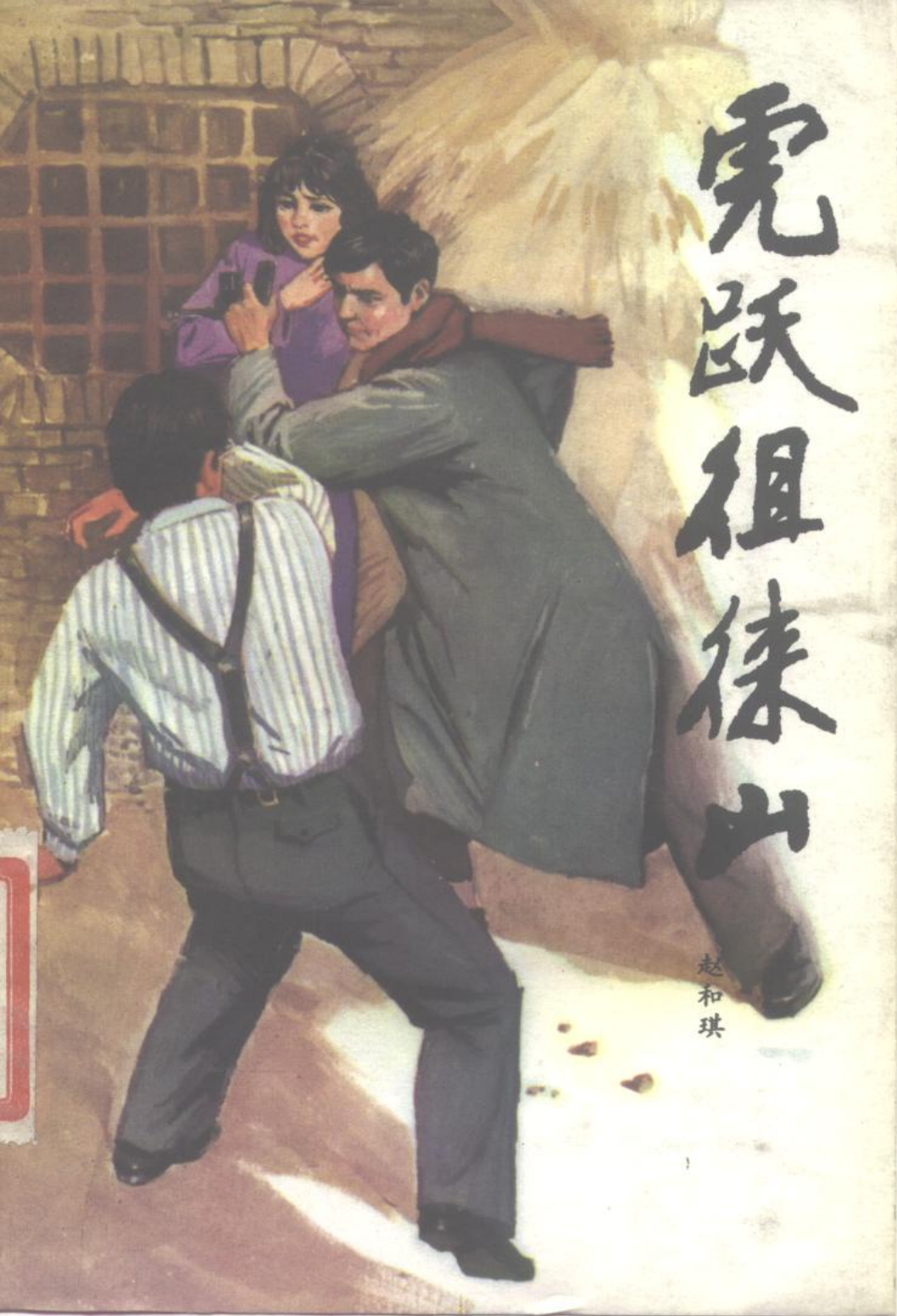


虎跃徂徕山

赵和琪



评 书

虎 跃 徂 徕 山

赵 和 琪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虎跃徂徕山》，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共产党员刘坤、李警山由济南转赴泰安，发动群众组织自卫团，抗日保家。通过复杂的斗争过程，“借”到了大地主宋老四准备武装红枪会的枪支弹药，壮大了自卫团的力量；惩罚了甘心投敌的汉奸特务宋天时报；然后伏击进犯的日军，把自卫团拉上徂徕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徂徕山起义，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

虎跃徂徕山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15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3}{8}$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书号:10227·059 定价0.65元

目 次

第 一 回	勇士举门梁愁冰封泰岱 男儿急国难有虎奔徂徕	4
第 二 回	虎父子仗义救弱女 豆腐军溃逃逞凶狂	11
第 三 回	中弹遭擒父子被困 投簪入窍看守泄机	19
第 四 回	李大虎奇袭井大炮 杜小泉装醉开小差	27
第 五 回	党代表借枪杨柳镇 石大胆伏兵柏树林	37
第 六 回	石大胆活捉溃兵自鸣得意 李警山巧遇同志化险为夷	48
第 七 回	小交通捷足急传信 李老虎受命巧寻枪	55

第 八 回	愣团长打镇误正事 宋老四守枪运奸心	65
第 九 回	怀鬼胎群丑藏钢枪 仗义胆英雄入虎穴	75
第 十 回	黑心贼查红心汉 痴情女爱无情男	84
第 十 一 回	铁掌击石显神力 憨汉砸腿惩恶人	93
第 十 二 回	宋老四借故请师爷 李大虎正言讲革命	101
第 十 三 回	假师爷神坛领符水 宋天时密室藏浪人	111
第 十 四 回	大虎允亲充假婿 月兰盗枪表真心	117
第 十 五 回	假师爷觅枪空访王贵 李大虎送信夜走山村	126
第 十 六 回	追土匪李小虎怒放飞刀 抓活口石大胆忙中有错	134
第 十 七 回	黑虎寨党代表指路 毒龙沟井大炮占山	140

第十八回	见智勇大虎闯险关 诉衷情月兰守寒夜	145
第十九回	借刀杀人匪特两勾结 关门打狗父子一条心	154
第二十回	扣匪首巧救自卫团 破阴谋放纵井大炮	162
第二十一回	整队伍暗点精兵 寻枪支夜审走狗	170
第二十二回	敌机无情轰炸小镇 藏枪在望侦探后园	177
第二十三回	走狗告密宋天时前厅惊变 弱女倾心李大虎后园私约	185
第二十四回	党代表借枪讲公理 宋家宅穷词耍无赖	194
第二十五回	石大胆乔装起枪 李警山涉险捉鬼	202
第二十六回	出奇兵刘坤定奇谋 歼匪首三虎进匪穴	211
第二十七回	降土匪三虎显神通 救亲人大泉献碧血	218

第二十八回	打伏击初战槐树岭.....	225
	奏凯歌虎跃徂徕山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我国伟大诗人杜甫青年时代歌咏泰山的杰作——《望岳》。此诗气魄宏伟，寓意深长，可谓千古绝唱。

泰山，又名岱山，或称岱宗、东岳，为我国五岳之首。它位于山东省中部，总面积四百二十六平方公里，海拔一千五百二十四米。

泰山，不仅气势磅礴，雄伟壮丽，千姿百态，动人心魄，而且保留着宏伟浑厚、富丽堂皇的我国古代建筑和悠久历史的文化遗迹。如果只用地理的眼光去计算它海拔的高度，泰山今天自然失去它“岱宗”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历史，那么，泰山就依然保留着它的动人的光彩……

列位，上面一席话，听起来文绉绉的，不象说书人的口气。对了，实不相瞒，原是从名人名文中抄来的一段儿。声

明一句，绝不是偷人家的学问。众所周知：古往今来，谈论泰山的诗文到处可见，就象大路边上的花儿，伸手就能掐一朵，放在眼前一看，红黄蓝白黑，五光十色；伸上鼻子闻闻，酸甜苦辣咸，百味俱全。说书人借来上面一段话头，只是为了“历史”二字。这里，自然是说“泰山的历史”了。

要说“泰山的历史”，自古以来，有七十二个皇帝在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从孔子登临后，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在泰山上吟诗题字，把个大自然的绝美山景，涂抹上了无限神奇的色彩。毫不夸张地说吧，从泰山下的岱庙，过岱宗坊，穿中天门，攀十八盘，踏天街一直到达玉皇顶，这一路俗称四十五里，任你随便指块古怪石头歪脖子树，说书人引经据典编成话儿，三天三夜也数落不完。如果说这就是“泰山的历史”，说书人觉得这“历史”有光无彩，用土话说，好像是纸糊的人儿——花花绿绿没有魂儿！诸位莫怪，这么说一不是狂言，二不是诈语，这叫十八盘上扔石头——实打实敲一窝石。且看：这泰山四百里山系古称“泰安神州”，千百万泰山儿女誉为“泰安神人”。然而，山民百姓们世代代都没有超脱水深火热的命运。山里人说实话：泰山好，不顶饱……如果说这就是“泰山的历史”，说书人觉得这“历史”有彩无光，用土话说，卖了孩子唱大戏——还得顾脸争气！列位莫怪，这么说，一不是牢骚，二不是浑话，这叫南天门上摘帽子——头脑清凉！

是的，历史的巨轮从没有停止运转，“泰山的历史”也自然随着人类历史的变革而变革。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党的光辉象红日出海，照亮了巍峨壮丽的泰山之巅。有位不出名的现代诗人，把日观峰上的“探海石”比喻为“伸向红日

的巨手”，应该说这是个天才的诗人。正是，这巨手伸向红日，引来革命的火种，点燃四百里群山，烧成改变泰山儿女们命运的熊熊大火。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山民百姓们从千年的沉梦中苏醒，在党的红旗下集结，在火热的斗争中搏击，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泰山的历史增光添彩。这巨手，一挥千钧力，带着风，挟着火，揭开了“泰山的历史”新篇章。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第一回 勇士举门梁愁冰封泰岱 男儿急国难有虎奔徂徕

话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的八十万军队不战而逃。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真是：强敌入境，国贼横行，河山破碎，人民涂炭……

泰安城北靠泰山，南临津浦铁路，被称为“神山福地”。就气候而言，称得上冬暖夏凉。按节令离阳历年还有二十多天，天气本不该多么寒冷。战争的炮火把华北平原上的空气搅乱了，化作狂风向南推进。一夜之间，把北方的寒流吹到了泰山脚下。黄风搅着枯草败叶在山前狂舞，直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西瓜大的石头，轱辘辘满地滚；碗口粗的柏树，喀喀嚓嚓拦腰断。路上的行人如果不扎紧裤腰带，碰上风头，呜的一声卷到半天云里。家里人要找呀，嗨，赶快买上火车票，到江南稻田里找去吧！乖乖，就这么大的风哟！狂风还没停，半天空中铺天盖地降下一场大雪来。这雪有多大？鹅毛大雪？不，那雪片儿就象铺床席，飘飘摇摇愣往人头上砸。直下得看不见沟，看不见井，看不见山，看不见岭。两人对面站着，也看不清对方的鼻子眼睛。乖乖，就这么场好大的雪哟！

泰安火车站的黄色小石楼，风吹雪裹，孤零零的在严寒中一动也不动。站里站外，听不见火车叫，听不见旅客吵。

只见雪地里堆着小山似的行李、车辆。打眼细看，花花绿绿，大包小件。不用打听，这多是富家豪绅，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为避战祸，携家带产要往南逃。上四川峨嵋山的。

天到中午，风雪渐渐小了。只听见呜——嘶嘶，一列闷罐子票车，从西向东，就象久治不愈的哮喘病号，又象老牛破车，一步挪不了四指，呼哧哧，慢吞吞地进了站台。

一个带胡子的铁路工人，踏着厚雪，来到检票口打开了木门。这个检票口座南朝北，石柱木顶，象座旧式城门，又象泰山下的“贞节牌坊”。木门刚拉开一半，哗啦啦，站里涌出了下车的人群，呼隆隆，站外挤进了上车的人群，两路人马正巧在门洞里相遇，把个老铁路工人挤在了中间。铁路工人拼命地大喊：“让一让！都别挤！”可是，出站的寸步不让，进站的不让寸步，前挤后拥，叱天呼地，在门洞里聚成了撕解不开的人疙瘩。下车的多是北方逃来的难民，仿佛身后有敌兵的枪子儿追着；这上车的多是要南逃的急客，巴不得一步抢上“救命车”。两方虽都是国人同胞，却都把性命看成值钱货，谁让谁呢？唉！倘若把这逃命的气力用在抗敌的战场上，中华民族该减少多少灾难呀！

“挤死人啦！挤死人啦！”老铁路工人在人疙瘩中绝望地呼喊。就在这时，顶梁的石柱被挤歪了，只听喀嚓嚓一声巨响，门洞的横梁齙牙咧嘴地往下坍塌，砖石瓦块和着雪团儿劈头盖脑地往下落。楼门顶要倒在人疙瘩上就是一场大祸。

“救命啊！快跑啊！”人群里炸裂般地惊叫。然而，慌乱之中，出站的仍往外挤，进站的愣往里冲。塌天大祸就在当顶，人疙瘩不但没解开，反而越聚越结实了。就在这千钧一

发的当口儿，猛听见人群之外一声怒吼：“闪——开！”

娘哎！这嗓门，就象平地炸了个落地雷，胆小的七魂吓掉了六魂半；胆大的顺声望去，舌头伸出来一刻钟也没缩回去。只见人群外立着一个人。这个人，年不过五十岁，身高膀宽，粗手大脚，威风凛凛，一脸浩然正气。他，头戴一顶狼皮大耳帽，身穿一件粗布黑棉袍，腰束黑布板带，袍襟掖在腰间，露出两条叉开的粗腿。一双白布袜和裤脚扎在一起，脚上登一双千纳万缀牛鼻子朝天的“登倒山”布鞋。论分量，他这双鞋，往少说也得十公斤重，还不算鞋底上的黄泥哩！再往他脸上看，四方大脸，犹如铜浇铁铸，锃光发亮；两道剑眉，斜上额角，一对大眼，亚赛铜铃，鼻正口方，下巴上带着寸把长的胡髭，拔一根，钻个眼能当针使。这人立在人群之后，拉开一个虎步，从上到下，象一尊金刚罗汉。那架式，嘿，你要是能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两山之间插上一根扁担，他伸上肩膀，满能担起来，围着地球转三圈还不准出汗的。

这人站在人群之外已经很久了。他见石柱歪斜，横梁要塌，禁不住大吼一声：“闪开！”不过他没动，大手轻轻一摆，身旁又跃起一个人来。是个孩子，年不过十三、四岁，青衣短打扮，虎头虎脑，一脸英气。这小孩不用吩咐，不吭不嚷，蹭蹭蹭，箭步流星直扑人群，伸出两手，东推一个，西搦一个，眨眼间闯出一条人胡同。身后那大汉，噌的一声穿过人胡同，站在门洞下，右手一举，擎住了下落的横梁。

众人全被惊呆了，几百双大眼惊恐地望着巨手撑梁的大力士。

大力士力举千斤，脸不变色，气不发喘。他眼珠子朝四

下飞转了一圈，大声喊道：“愣什么？等什么？要出的，快出；要进的，快进！”那小孩叉腰往中间一站，嘴里喊着：“快快快！走晚了砸死活该！”

这一下，抢的不抢了，争的不争了。一个个提着行李，伸舌头，缩脖子，规规矩矩地穿过了楼门洞。

老铁路工人喊来了工人，用木头顶住了横梁，换下了大力士。他拱手说：“好兄弟，亏了你！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准是泰山后的李老虎！”“哈哈！”大力士也拱拱手，“老哥，你算猜准了！俺正是李正仓！”

大力士名叫李正仓，泰山后青山寨人氏。因为在山里采药打猎为生，练出了一副石头般的身子骨。他自幼喜好武功，耍刀舞枪，力大过人，性情豪爽，不畏强暴，深受山民百姓的敬重，暗中送他个雅号——李老虎。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是李正仓的小儿子，大号叫李震山，沿他爹的名子，乡亲们都叫他李老虎。

老铁路工人感慨万端，扫一眼就要开动的列车，惊异地问：“老虎兄弟，你也要往南逃？”“呸！”李老虎厌恶地吐口唾沫，笑笑说：“老哥，日本鬼子能比咱多长个鼻子？属马王爷的——三只眼不成？”老铁路工人疑惑了：“老虎兄弟，大雪天你到城里来干啥？”

李老虎往站外一指，雪地中停着一辆独轮江州车，车横梁上搭着两床蓝土布印花面的棉被。他笑笑说：“我是上站来接人的！”

不错！李老虎真是来接人的。接谁呢？这里得多说几句：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占领了德州，直逼黄河岸，瞪眼看着济南府，停兵一个月，想等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手握兵权，有十万人马。平日里，这韩复榘号称“韩青天”，吃山东人民，穿山东人民，还刮山东人民的血肉。眼下大敌当前，“韩青天”突然成了“韩豆腐”，抛下山东几千万父老兄弟于不顾，携带万贯私产，统领十万“豆腐军”，一枪不放，弃城而逃。济南府成了一座空城，日本人随时抬脚就可进城。战火就要降临，有钱人坐火车，乘飞机直往峨嵋山上跑；普通老百姓，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涯，只得有亲投亲，有友奔友，纷纷涌出济南府这座空城。李老虎有个姐姐，跟着姐夫在济南做小本生意，前些天，姐夫写信来，约定今日全家南来，进山避难，李老虎这才冒着风雪进城接站。

李老虎正与老铁路工人谈话，站台上又走过一群人。打头的是个青年男子，二十一、二岁，长袍外罩着干净的安蓝长衫，学生头上没带帽子，面皮白皙，相貌英俊，脖子上围着古铜色的毛线围巾，胸前坠着长长的一大截。这个文静的青年，快步来到李老虎面前，鞠了半个躬说：“爹，你来啦！”

这个学生，是李老虎的大儿子，学名李警山。因为是虎门长子，所以被叫做大虎。今几个，老虎，大虎，小虎，——一窝虎，在风雪中的泰安火车站会齐了。

李老虎一见大儿子，惊喜万分，伸手拽住，紧急追问：“大虎，你姑家都来啦？”李警山站在爹面前，脸色阴沉，鼻子一抽，眼里滚下两颗泪珠儿。“大虎，你怎么啦？”“哥，你哭个啥？”老虎、小虎一阵追问，李警山呜咽失声了：“爹！日本人飞机轰炸，俺姑，俺姑夫，俺两个表妹，都……”

“啊……呀！”李老虎大叫一声向后就倒，幸亏小虎手疾眼快，抢上去用肩膀顶住了爹的身子，才没跌倒在雪地中。

你看这李老虎，方才力举千斤，称得上大力士；这会儿，听了大儿子一句话，差点气闭晕倒。这凶讯就象一把快刀，狠狠捅在老虎的心上。他痛呀！李老虎自幼父母双亡，是姐姐一手拉扯大，直到给他娶妻安家。姐姐进济南府之后，知道弟弟在山里日子艰难，把大虎接到省城抚养读书不说，还经常周济兄弟。如今，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姐姐一家却死于战乱，李老虎的心生生痛碎了！

“姐呀！姐！”李老虎在雪地中捶胸跺脚，孩子般地号啕大哭，他要呼唤姐姐复生，他要喷泄胸中的仇火呀！

没等别人劝说，李老虎突然停了哭声，他用衣袖抹去两眼泪，换成两眼火，劈胸揪住儿子的前襟，高声暴叫：“大虎，你这个浑小子，你要给你姑报仇呀！你上前线呀！你回家干啥？有脸见我？”李警山忙说：“爹，我是想上徂徕山……”

“啊！好个没出息的东西，鬼子还没到，有钱人都上峨眉山，你却要上徂徕山！我要打你个胆小鬼！”说着，李老虎真的抡起了巴掌。李警山急忙躲闪，李老虎抱住了爹的胳膊，老铁路工人也从中劝说，李老虎才收住巴掌。但对敌仇恨把他的全部神经都点燃了，他感到七窍生烟，满头冒火。

李警山并不生爹的气，他知道爹的脾气：疾恶如仇。况且，姑姑一家无端死于鬼子的轰炸，爹的心疼疯了！他要上徂徕山的事，虽然是刻不容缓，但也只好憋在肚子里，眼下还不便对爹明说明告。原来，李警山在济南府乡师上学，乡师是咋回事？全称山东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你别看这校名不起眼，却是咱共产党在山东当时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为我党培育出一大批有影响的革命家。李警山上学时，经高班的同学刘坤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在韩复榘撤出

济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带领山东人民奋起抗日的全面计划。会后，山东省委也转移到泰山前怀的徂徕山上，要发动“徂徕山起义”。刘坤随省委机关上了徂徕山之后，立刻捎信给李警山，约他来参加起义。李警山正要动身，又赶上敌机轰炸，他处理完姑母一家的丧事，匆匆赶来。这事关系党的机密，在大庭广众面前，对亲爹也不能露呀！

李老虎拽拽警山的衣裳，轻声说：“哥，跟爹回家吧，娘想你，夜里光哭！”李警山被弟弟一说，仿佛醒了。他又拽拽李老虎的衣角，说：“爹，别难过了，我一准给俺姑报仇雪恨！”他擦干眼泪，又说：“爹，有件事求你帮忙。你看这两位小姐……”

李老虎猛然打了个盹，顺着儿子的手指扭头看去，身后果然站着两个俊俏的闺女，正眼含泪水望着他。嗨，这两个女孩子，大的不过十八、九，小的不过十六、七。俩人打扮得一般模样：雪青色的旗袍可身合体，雪白的头巾下露着墨黑的刘海儿。啧啧，杏眼樱唇桃花腮，一看就是姐妹俩。只是身无行李，两手空空，在雪中久站，正冻得瑟瑟发抖。老虎看看儿子，又瞅瞅两位姑娘，心里禁不住闪过一道喜气：是儿媳吗？怎么两个呢？